

一個蒙古人



著 賓文
譯 風
B3 拉哈茨列
陸

內蒙書店發行

關於「一個蒙古人」

這是一篇記實小說，一九三八年由聯共黨中央真理報印刷所出版單行本。這是蒙古革命青年公伯利自己，敘述了個人的歷史故事，同時也反映了蒙古人民共和國如何從內部與外部爭取民族解放，取得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日本及中國大漢族主義者們的軍事干涉下解放出來，終於爭得了民族解放，取得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公伯利只是無數萬個蒙古革命青年中的一個，這些蒙古革命青年，大都是山窮水盡出身。外蒙古人民革命領袖蘇和巴特爾及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理伊巴桑元帥，也是出身於窮苦牧童的。伯利以一個麻臉的孤兒，做過鄉下的牧童，做過城裡王公的家奴，做過流浪的雇工。苦難的生活，使他產生了革命的要求，參加了部隊。由於他對革命的堅決忠實，在戰亂中很快就成了一個有著高度勇敢而能百發百中的射擊手；在國民大會上被選為人民的光榮的代表；在民主政權中做了國家教育部的部長，這乃是近代革命戰爭中，民主政治下人民大翻身的典型事例，絕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奇蹟。

正如主人公伯利自己所說，他從認識了蘇和巴特爾，參加了革命團體以後，他便冉「不是單只爲了自己而生活了」。他在革命部隊裡努力學習射擊技術，努力閱讀革命宣傳品，迅速提高了文化，他更時刻在向著那偉大的領袖蘇和巴特爾學習。他說：列寧教導了他，我們則跟着他學習，他知道蘇和巴特爾，這位英明遠見的領袖曾懇切地去會見過列寧，他知道這位大膽細心的領袖，曾帶着那個獸骨柄的鞭子

，在那鞭柄裡藏着蒙古人民向蘇聯政府的申請書——要求幫助同敵人鬭爭，他帶着這鞭子通過了敵人的關口達到了蘇聯國境，從此使外蒙古的革命展開了新的前程，這位偉大的人民領袖，後來在病中竟被反動派的宗教黨徒（西藏的特務醫生）暗下的毒藥所害死了。從小說主人公伯利的故事敘述中，從他在國人大會的講話中，我們很明顯地體會出伯利對這位偉大領袖的死，含有無限的悲憤，相反，他對反動的活佛和哈拉根王爺，却禁不住時時予以冷落與嘲諷，這正是一個革命者的愛與恨的真實而自然的感情的流露。

雖然，蒙古人伯利生長在一個文化經濟極端落後的蒙古草原上，生長在黑暗宗教封建勢力、日本、白俄及中國大漢族主義的重重壓迫下的游牧民族的國度裡，但終於翻身而挺直的站了起來。在列寧的思想的指導和蘇聯的友誼幫助下，由於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領導，無數個蒙古伯利及廣大人民的努力，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已從黑暗愚昧的牛畜變成了現代化的國家。在那裡有着自己四層高樓的大學校，巍峨壯麗的國立劇院，電影製片場，有包羅萬業的却伊巴桑康平納，而烏蘭巴特爾的活佛宮殿，反動蔣軍小徐的衙門，文戈爾的刑房，已成爲歷史的陳跡了。

想到我們中國，在八年抗戰中也曾湧現了不少類似伯利型的貧農和苦工翻身的故事，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培育與鼓勵下，曾對殘酷兇暴的敵人表現了大無畏的鬭爭精神，而今在民主運動的浪潮中，又有不少人開始被選爲人民的代表，成爲民主政權的骨幹。今天，不管法西斯反動派殘餘勢力怎樣瘋狂掙扎，藉外援發動內戰，以拖住黑暗國家的尾巴。可是時光不會逆流，歷史的車輪是不會倒轉的，終有一天

，那些法西斯的教條，也『像外蒙古葛根活佛一樣的』宣告了「佛法無常」，所謂「特務組織」「勞動集中營」，也將成爲歷史的醜蹟了。因爲人民的力軍是壯大的，黑夜的中國已透了明，中國的伯利一定要翻身，正如這小說末章裡所說：『先前，很多人，像陰險的黃鼠狼似的出賣了人民，這樣的事，以後再不准有了！大地主貴族們，曾使出惡毒手段奪取政權，魚肉人民，這種事，以後再不准有了！』

關於這篇小說的作者B拉賓，3哈茨列文兩位作家的生平傳略，我了解的很少，曾和幾位由蘇聯回國的同志們談過，據說他二人在蘇聯作家中是很關心東方革命的。曾以東方民族爲題材，合寫過不少的東西。我在張垣也爲此翻閱過一些外國人名辭典和作家列傳之類的書，但大都比較舊，沒有找到他二人的名字，因此對作者介紹一項，只得暫付闕如。待手頭有了材料，再補此遺憾，謹向讀者致歉！

當該文譯完時，曾經楊化飛及蕭三兩同志代爲校閱，還有一些同志寫給我讀後意見，在譯文上修改了冗長、艱澀的句子和名辭，爲了使工農兵及兒童讀者，都能看起來不致太感困難，這是譯者十分感謝的，我希望這篇小說的譯文出版後，能得到更多高明的批評與指正。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陸風於張家口

一個蒙古人

四

我們聚集烏藍巴特爾國立劇院的休息處來了，這兒有些檯球，還掛着八名演員們的臉。人民共和國的檢查官秦達到這裏，他是很重視戲劇的藝術的，還有宮姆波多和運轉公司的職員拿得米德同着一位達爾直；一位由於自己的光榮事蹟而佩帶勳章的巴布，也常到這裏來。

劇院的樓房是由德建築工程師用木柱和三合板建成的，樣子像個大蒙古包，前面朝向大廣場。革命英雄蘇和巴特爾的紀念碑，建立在劇院門前，當人們路過劇院藍色大門時，常會聽到瘋狂的奏樂聲，那是劇院裡的樂手們坐在樓梯上，拿中國橫笛試着音，在練習自己的演奏技術。

那個大廣場是那麼廣闊無邊，儼然像一片沒人的去處，在廣場盡頭突出來一個尖頂兒的牌坊，這牌坊把繁華的烏藍巴特爾和宗思爾寺院區隔開了。

從檯球房那兒的窗口，可以窺見庫倫市街的活動，那邊揚起一片塵霧乃是一幫牛車橫過道路，在郵政局前面，小販們叫賣着巧克力糖和手電燈；一位政府官員領着孩子們正走上停在道旁的汽車去。

在小廊裡下面閃耀着幾個祈禱用的，上面刻有西藏經文的磨盤大鼓，行人中信教的把它推轉一下，

就算過了祈禱。

出人意外地，伯利，也來參加我們這集團了。一月前我們在草原時和他相識，他是個胖子，很有神

氣的一幅麻臉，他做教育部部長，是剛從東方大戈壁調到京城來的。我們和他閑聊，一起喝茶，玩蒙古棋。

一次，我們向他提出一個問題：

——你生在那兒？是什麼出身呢？

他誠懇而鄭重的回答說：

——你要想知道我是怎樣參加了革命，如何自己走到而今的田地，那你們要得聽說極長的故事呢。

第一章

——世間的事兒，再沒有比我的童年生活更平凡的了。——他開始說——我出生在一個鄉下，離庫倫有四站地遠。我從來不曉得俺爹爹是誰，有些人說他是僧人，另一些人說他是趕車的，還有一些認為他是一位名人，他路過我們的牧場時，就高興和媽媽同居了。我們曾經住過的那個蒙古包，直到現在還正跟着我的族親們，沿着諾顏，烏拉一帶游牧着呢。

我當時不知道我日後要變成個什麼樣人。我就打算當個牧童，一個看牧畜的牧人。直到一九一七年，也就是蒙古民國第七年，我才十三歲，我沒見過一個外地人。

我們的東家是個鄉村貴族，名叫巴爾馬。除了我家的一個蒙古包外，巴爾馬在自己領地上還有四個蒙古包，一大群牲口和幾個看馬群的牧人。其中有一個牧人，常到我媽媽的蒙古包裡來過夜，他和媽媽合蓋一個被子，一到半夜裡，他凍醒了，冷得渾身發抖，就命令我去生火，他這個長毛大手的光棍子，比其餘的男人們對我媽媽是更多關心照顧的。牧人們都是愛我的媽媽，他們時常爲了爭奪在我媽媽的蒙古包裡的過夜權而吵打起來。

從烏藍巴特爾可以望見黑暗的圖拉河盆地，那就是我以前過冬的地方。我們的許多馬群，被苦悶的牧人們追趕着，沿着冰凍了的河水奔跑起來，因爲牧人知道離天黑還早呢。跑到河的中間時，遇見了我們東家的侄子走過來。

風吹散開他那藍色絲帶繫着的小辮，把頭髮吹翻到眼臉上，多麼漂亮美麗，他坐在馬鞍上，簡直像個女人。

到了春天四月，我們照例是首先轉移牧場到山上去，以便到冬天再回到盆地來。我們從高處看去，圖拉河就像是鑲銀繡子的窄袖口一樣，被黑色樹林蓋滿了的山巒上，響着松濤。

哈拉根部的王爺是我們東家的朋友，他常到牧場來，他覺得我，我的兄弟和妹妹，按年紀說是太聰明了，按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說是生得太美好了。有一回他說：「巴爾馬！您的牧場里有這麼多的牧畜和孩子們，您們生活在肥美的草原上。可是我們住在城里的人，總是沒有後代子孫，請你把我這話，當做我的心意來領會吧！」

達爾波巴爾馬是個狡猾的一隻眼的男人，他叫我們跪倒王爺面前，我們爬。他那穿着嵌紅色花邊高筒皮靴的脚下，當他正在吹噓他的城內住宅裡的生活多麼美好，說在那裡我們將怎樣有肉吃有好房子住的當兒，可是我們被他那高貴皮靴的濃厚臭味薰得發嘔了。我們站起來以後，就把兩拳合攏到脖子旁邊，表示我們今後的命運將服從於王爺了。當我猜測到我們就要從這兒被拖走時，我嚥下眼淚，裝出喜悅的臉色，我怨恨地瞋着把我們送給外人的達爾沈·巴爾馬。

我們哭了一陣，便準備走了。

我跟前沒有一個孩子，——他說——我將來會疼愛這些娃的，回家去叫老婆好好照管他們，教養他們。

我們最後一次跑到結了冰的圖拉河邊，沿河北風吹捲着雪砂。我們跑到過去常在那兒玩耍的河中間，搬起一塊大石頭，把它放到一個小冰山上，好使得他更高聳於地面之上。

同伴們都膽怯地來給我們送別了，他們認為鄉野牧童所得不到的幸運落到我們的頭上了，十二歲的小捷米德，是最知心的小朋友，我們曾同一塊兒到月湖去放過馬，這時他把小頭貼在我肩上說道：

現在您已是客少爺了，梭得諾姆啊！請您千萬別忘了我，多會我騎咱自己牛去庫倫城時，您也許就不認我了。

正午時候，人們給王爺把馬牽來。馬身上有銀馬鞍和無數的護身符，我真奇怪爲什麼搞這些沒用處的裝飾品。達爾沈、巴爾馬裝腔做勢地擁抱我們，他貼到我們耳邊說：

——你們若給王爺一點不高興，我就割掉你的耳朵！

在他那粗野而冷酷的臉上，露出了很有禮貌的微笑。

鄰人成排地站到我們車旁來，每人都說了一些給我們安慰的話，最後，又跑來一個孕婦，她一手拍着胸脯喊叫：

——讓我娃娃也生得和你們一樣幸運吧！

她要求我們把腦袋去撞一下她那大肚皮，好叫那肚子裡的孩子將來也能成器。人們好容易才把她從我們車旁拖開去。

我們上路了，媽媽在車後追趕我們，直到天黑我們還聽見她喊叫和哭號的聲音，可是我沒看見她的

險兒，因為我們是不准回頭的。夜間，媽媽關懷的叫聲停息了，我們猜想她可能自己回去了。從此我便永遠沒和她見過面。

那時走了那條路，我不記得了。只記得大車上的繩索，磨擦得吱吱地響着，夜裡我不斷的從睡夢中醒轉來哭泣，在大車裡是那樣的震顫和氣悶。

走了六晝夜，我們到達庫倫葛根活佛的木板造的宮邸，掛在竿子上的紅球，在夕陽斜照中放着光亮。從山巒上我們看見了第二個城，向下去有成百的灰色僧舍，木棚，土邸和廣場——這便是幹丹修道院，在它後面有我們王爺的宮院。

第二章

庫倫算是葛根活佛的京城，葛根是佛教教會的第一個大僧人。你們大概早已聽說過他，他是從童年時由西藏被帶來蒙古，並宣佈爲聖童的。二十五年前中國皇帝倒台時，葛根就變成全蒙古國人民的統治者了。他是個極昏庸怪誕的人，高興以黃教徒所諱忌的酒宴來威嚇人民。他的視力不好，常常愁苦著想出一些爲自己取樂的玩藝來。有時他走到一個宮殿的大窗口，當時窗外擁擠着虔誠的信徒們，他就撒下許多錢，手帕包着室內的灰土，哈哈地笑着，看外面人們爭吵。他住在圖拉河岸上，他下面有很多宮臣、官員、電話以及宮庭的萬牲園。

達沈、塞林，這位在哈根部握有統治權的王爺，在葛根活佛的衙門裡牽着重要職位。當我們拜見時，他已經五十歲了，看樣子是個笨伯，短短的脖頸上架着一個沒眉毛的腦袋。

三年前，達沈、塞林王爺曾去北京一趟，在那兒住了幾個月，他的有珍珠菊花裝飾的大馬車，經常在中國大官們的門前出現，那時，他們正忙着爲宣佈了帝制的袁世凱設宴。

在這些日子裡，被歷史家所公認爲「無恥販賣者」的袁世凱，大封自己親信朋友，給他們以伯爵、子爵和什麼輕車都尉（註一）等官爵，真把勝利充昏了頭腦。他不舊日的馬弁們做大將軍，給自己的四個老酒友建立一個最高機關，號稱爲「松山老友」。

達沈、寒林在那裏討求金錢和恩典時，便說，他心裡一向就贊成帝制，人們很有禮貌地聽着他，用十分隆重的禮節款待他。但正如俗語說——答應的多，可是做的少。

夜間，在佛寺的客房里，那是經常居留蒙古富豪的客房。在這兒，王爺同時寫好了兩封信，一封給袁世凱，一封寄給葛根活佛。

『你的光果——他寫給袁世凱說——照耀着五大洲的山河，照耀着全世界的國度。葛根活佛——什麼也沒有。』

『保持著你的信念，——他給葛根活佛寫道——像耗子在夜深偷幹自己的勾當一樣地，我在中國

執行着你給我的使命。袁世凱——冒失鬼。』

一次在宮庭演劇時，袁世凱皇帝也到場了，在戲中暗示着王爺：應該表明自己忠心的時候了，已經架明得够了，應當是好好領引蒙古人到預定的命運上去的時候了。理會了這些話的含意後，王爺害怕追究他，慌忙離開了北京，連夜趕回庫倫來。到這兒，再不再談起他自己的正事，另編造一些關於自己怎樣狡猾和袁世凱的小老婆們的故事，到處給人胡編着。

他的庫倫住宅，外面圍着木柵，可是裡面却有北京式的房子，他整天同着兩個年青小老婆廝混，小老婆是蒙漢混血兒的，她們確實生得美麗，總是擦脂抹粉的，日久慢慢變得肥胖，懶散而急躁起來，她們成天的呆坐著，又不許自由出門去。她們並不愛王爺，自家談話時稱王爺叫『布袋子』和『大枕頭』。過了幾年以後，一個小老婆感覺自己就要老了，逐漸失去了足以自豪的美貌，因而服毒尋死了。

她剪下了自己漆黑的流海做爲死別的紀念，她託人轉交給王爺附帶告他說：「她想出去散一散步了」。王爺很奇怪她會有這種行動，但並沒有怎麼注意這事，因爲近來他對女人已非常冷淡了。

王爺的正房太太叫聶根，住在離他很遠的一間房裡，是個又禿又病的女人，一輩子總是睡在炕上抽煙，什麼事都不管。天天早晨有醫生來看他，這醫生是個中年的老和尚，愛吹牛皮，說什麼在西藏時他得過「何格勒姆貝」的學位——神方妙手。他的醫道是拔罐子，念經，敷藥面。據他說這草藥也是西藏帶來的。這次特別來看太太，因爲太太房裡的氣味太難聞了。

就這樣，在庫倫哈拉根王爺過着他的前幾年的生活。

在葛根活佛宮庭裡住着的蒙古貴人們，活佛的每一言笑都帶有重大意義。誰被從眉毛下面斜視了一眼——這是要失寵的預兆，提上問題去沒有回答——便是已經失寵了。在先前時，如果順便被提到了關於那個活人的話——這意味着生命是危險了。

王爺聽說圖拉河岸上的宮庭裡，對他有了不滿。一天夜裡，宮庭事務所的主事長，是王爺的外甥，他把自己的馬拴在舅舅的門柵上，走進院裡來，他是那樣心情不安地說道：

——大舅呀！我要告訴你，我們哈拉根系的親戚，不像別的王爺們一樣，咱們從來是忠實的，厚道的親戚呀，我剛才聽到你一點不幸消息，馬上跑來告你。

再加油加醋地說了一些如何愛着舅舅的話，他最後才吐出了他所知道的大事來：

——天擦黑時，活佛葛根和宮臣們言講你來着，到底說你什麼話，我死勁聽，高低聽不清楚。依找

看，今日你想出辦法自救才行。

王爺被感動得把他擁抱起來，同時也是爲了好摸一摸客人大衫下面有沒有藏着什麼利器。第二天清早，他同自己人商議了一番，這裡所謂自己人，就是乾丹修道院的管山人倪朋喇嘛，吃伯姆，商議結果是這麼辦：他爲了表示完全服從活佛，自己特地步行去拜謁活佛，另外由家裡的六個騎衛騎馬跟着似護從。

葛根活佛藉口還未睡醒，沒有出來接見他。由一位宮庭喇嘛和王爺談話，王爺先說出了自己的開場白：『請您轉稟殿下萬歲爺說，我過去是他的僕役，現在是他的僕役，將來更願當他的奴婢。』

從這天起，達沈·塞林由於這樣的奸滑和謙卑，很快被提陞起來了。他便裝做是中國人節死頭一般，到處毀謗、謾罵中華民族和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他效法大多數蒙古大臣們的辦法，把自己馬群委託給親戚和僕人們去照顧，自己則投身政界奔走，在『對窮人增稅乃維持國庫之上策』，或『黃教之太陽』等話題下面，發表着洋洋大論。

他成爲多猜好嫉的葛根活佛的親信了。他變成了六十個主要政府要人裡面的一個，他的職位——塞林根衙門，吉斯杜諾米爾——政府裡的二等軍事大臣。

賜給他的爵位：兩個哈拉根旗的頭領，治國大臣，無畏勇士。噫，這裡，在我面前的——哈拉根王爺！我看見他那位笨伯了，他顛唐地爬在馬鞍上，還有他那密層層地向下生長的大鬍子！

第三 章

我住在王爺的別墅的宅院裡，我妹妹睡在庭院西角那所黑暗的丁壞房裡。開頭幾天，我看着我身邊那麼多的華麗裝飾，嚇得我幾乎不敢呼吸了。在王爺住的房間裡，放着寬大的油漆櫃，上面鑲着骨質的花飾，這乃是陝州某大官在十年前送給他的禮物。灰色的哈拉根親族的相片在牆上掛着，尤其令我吃驚的，是各色各樣的玻璃窗，真聯得起來極輝煌富麗的住宅啦。

除掉我以外，王爺還有幾個家童，都穿一樣的大衫，叫一樣的名字，按着王爺命令，他們在自己簪子上都繫着黃色絲帶，頭上抹着髮臘，當王爺進膳時，他們就在門旁站班，上菜、打手巾把兒。我到那天，就被派出去做王爺侄子的聽差，王爺的侄子名叫伊爾沁。斑爾，是個十六歲很沉悶的青年人，豪無神氣的細長臉兒，略有點拐腳，因他在童年時曾從馬上摔下來過。本來很快就該送他去修道院了，可是他不高興去，他希望着繼承他伯伯的財產和他的一個小老婆。他對伯伯的小老婆真是愛迷了，他常跟在她腳後，用醉眼盯住她那閃亮的頭髮，盯住她那從衣袖口露出來的細嫩的手。

我的職務是在早晨起床時，給伊爾沁。斑爾穿衣裳，還有別的零星勾當。當他外出時，我得在他五步以後跟班。有一次，我誤了，沒有馬上到差，晚間，爲我行動的緩慢而着實受了一頓申斥。

——聽差人的步子

王爺憤怒地指着我說

應當比主人的脚步大上四倍才成哩。

我整天爲伊爾沁。斑爾跑腿出差，直到他得了腸炎病。

我又通宵達旦地坐在他的炕邊，端水，端藥。

一位喇嘛來看伊爾沁·斑爾的病，他告訴王爺說，這病必須要用符咒來治才行。他勸他去求忽根·呼必爾乾——一位神童。他說他是被一個來自西方的女人靈魂附體了。我們即刻準備去參拜這位神童，這一次的旅行，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車道是向東，一個乾燥的冬天的早晨，王爺和兩個馬夫，騎着烟青色馬在河飛跑着。我跟在車後面，離車還有一段路遠。車箱裡躺着渾身發腫了的伊爾沁·斑爾。車夫是中國人，他扣繫着大鞭，嘴裡唧咕着一種聽不懂的話語，對牲畜叫罵着。

傍晚，伊爾沁·斑爾的病勢更加惡劣了。他在車裡躺着，痛楚地翻轉被黑狼皮帽包裹的頭。我的同伴在馬鞍上對我欠身耳語：

——我看，王爺的侄子是不會久在人間的了。

我也同意這個話，當時我不知道我的心情是苦悶還是歡喜。

我們幾乎是不停止地趕路，第三天，到了神童的住所。

斑希特修道院坐落在一個六面被土山包圍着的開曠地上，在草地的邊緣處，生着矮矮的榆樹叢。在修道院正殿門口，有兩個怪大的石狗，狗的鼻子和脊背上長滿了青苔，爪子上蓋着一層黃褐色的銹斑。

在一間空空的小僧房里，有名的呼必爾乾接待着我們。有人小聲告訴我們說他剛滿十四歲，可是他的面貌却已像個老頭子了。他想把自己宣傳為年青有為。這位神童把手放在病人身上，放了一下又一言

不發地讓我們走開了。

黎明時，幾個大喇嘛看我們來了。探問着拜香人的病況怎樣。我們用康倫的香藥和蜜餞款待他們。他們坐在病人面前，講述神童呼必爾乾的廣大神通。

——他修行到那麼高的道行，誰能比得過他呢！——一位老喇嘛吹噓說。

——他能够叫一個斑牛在佛殿前祈禱，叫螞蚱也學會沉思。

我聽了這些怪事，真驚奇得不敢出氣了。

——誰都曉得——他繼續說——他時刻隨身攜帶兩柄匣子，那匣子裡藏着一支無敵的鐵兵。

——若是他想離家外出時，便令寺裡的一個喇嘛特意看管這支小鐵兵，好不讓他們打起仗來。

有一回，他不在家時，一個好奇的沙彌想打開了這個神匣，向裡面一瞧。不料他剛剛揭起匣蓋，馬上有許多小人蹣跚了出來喊着：「那裡，往那裡逃跑？」

——奇快的是我們這個偉大的神童，怎麼就不能治好病呢！

喇嘛們拉拉不休地講了神童呼必爾乾的一些奇蹟以後，都維恭維謹地賞嘆不已地走了出去。這時院裡吹着帶雪砂的旋風，旋風呼嘯着向開了的門縫吹進來，冰冷的雪砂打到我們的眼睛和兩頰上。

我們熄了燈火，病人一動不動地躺着，他的眼睛半閉着，眉毛皺起，兩手緊握着搭在肚皮上。

他的全身僵硬，開始冷了下來。